

第二章 社尼·绍瓦蓬《魔鬼》与林语堂《京华烟云》之异同

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sexuality）之上。女性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孕妇留职（maternity leave）、薪资平等、投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1] (P.11)}

基進女性主義最早起源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美國紐約首波士頓等地開始，逐漸影響到歐美各地。其起源一部分來自於新左派運動陣營中的女性，因不滿其在運動中獲致男性成員不平等的待遇，因而與之分道揚鑣；另一部分則來自於全美婦女組織（NOW）中，對於該組織保守作風不滿的女性。其所用的名稱基進（radical），一方面表達出婦女的壓迫是其他壓迫根基的主張；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她們較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更具革命性、進步性。^{[2] (P.12)}

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一直关系密切。社会主义欲创造无阶级的社会，女性主义坚持两性平等。但造成妇女受压迫与造成阶级不平等的原因，相互重叠，也有彼此矛盾紧张之处「女性主义者」（feminist）最早以法文出现，就是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业（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所创。傅立业想像一个新女性将在一个以互助为原则的社会中，改造社会，也被社会改造（Rowbotham 1992:8）。早在1808年傅立业就说过：「每个时期社会的进步与变迁，乃由于妇女得到自由所致，社会的法则由于妇女的自由减低了」的地比较各国已婚妇女的地位，显示一个社会整体的快乐与夫妻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平等成正比」（Taylor 1993:371）

^[1] Andermahr, Sonya.; Lovell, Terry; and Wolkowitz, Carol. A Concise Glossary of Feminist. London, 1997.

^[2] 同上

一、泰国女性的角色和地位

Boondoem Phairao (1975) 描述自素可泰时期到大城时期妇女的传统角色。她描述说, 作为家庭成员, 女儿权力在父母之下。中层和上层社会家庭的女儿被培养成好的家庭主妇。她们被受父母严格的教育, 而下层社会家庭的女儿却可以合法地被父母卖作奴隶。^{[1] (P.25)} 此外, 在大城时期, 上层社会家庭实行表亲联姻, 这影响了泰国女性在选择自己配偶方面的自由。父母会为他们的女儿选择合适的丈夫。婚后, 妻子只是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 妻子的身份地位受到了限制, 而丈夫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职业领域, 从素可泰时期, 大部分上层社会家庭的女性都像是在宫中的宫女, 下层家庭的女性则作为无偿家庭劳动力帮助家里做农活。在大城时期, 女性已经知道如何通过小生意来养家糊口。

此外, 在总理的国家认证委员会办公室里的《泰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这本书里 (1992 年), 把泰国女性的传统角色通过在三个重要时期, 素可泰时期, 大城时期以及拉达那哥欣的前三位统治时期中的女性人物身上表现出来。从这项研究中, 我们发现, 传统的女性扮演着卑微的、逆来顺受的、恭敬顺从的角色, 因为她们要服从、尊重他们的父母和亲人, 尤其是自己的丈夫, 并且要生活在这些人的权利之下。她们依赖、消极、被动, 像侍女一般, 如同靠自己不能活下去一样, 这使得他们缺乏自由和个性。^{[2] (P.26)} 她们没有机会坚持主张、直抒胸臆, 甚至没有机会选择婚姻伴侣。不仅如此, 女性还有很多的职责。在家里, 她们像奴隶一样服侍父母和丈夫, 照顾家庭成员, 做家务等; 另外, 身为人妻, 女性又像是物品或是男人的财产。她们被统治着, 而男性正是其统治者。她们必须服从男人下的命令, 而且要忠于男人。他们要为自己的丈夫服务, 并照顾丈夫的一切。因此, 男人就像国王或上帝, 而妇女却是奴隶或仆人。他们不能表现不好或对自己的丈夫过分一点, 他们有的只是必须服从、尊重, 并取悦丈夫。

但是, 泰国经济的发展引起泰国妇女角色的转变。据尼他耶 Onozawa (2001)

^[1] ทิชญา โพธิ์อยู่. 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นวคิดเกี่ยวกับบทบาทสตรีไทยใน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ดวงใจ.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มหาบัณฑิต.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นครสวรรค์. 2534

^[2] 同上

的一项研究《泰国女性：现代化期间的地位和角色的转变》，发现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泰国女性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个六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以及美国为了得到越南战争中作为交换条件的泰国的空军基地，而在经济上、工业上和军事发展方面给予泰国的援助，使得泰国妇女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此外，泰国法政大学的素坤 Uttawawutichai(1992)在文章《女性与经济》一文中指出，泰国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转变，主要受到三个因素——农业、工业和教育发展的影响。农业发展迫使泰国女性为了提高水稻产量，不得不充当劳动力下地干活。而在经济发展方面，1962年泰国实施的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使得女性加入工人的队伍，同时为了工作机会她们也搬到大城市居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他们的影响。在1978年泰国的教育系统重组之后，家长们认为高学历能使女儿找到薪水高的好工作，于是纷纷鼓励女儿去接受高等教育。这种观点同时得到 Busakorn Suriyasarn 的支持，在她的文章《泰国女性的地位和角色转变—过去到现在》中，提到教育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地位，因为它鼓励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积极向上的角色。例如，在1932年的革命中，泰国女性首次被允许和男性一起参加选举。

二、中国女性的角色和地位

在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中国女性曾长期处于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在经济上不独立。1949年以后，女性才真正大规模地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经过无数次的抗争，中国女性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为了观察每部小说中出现的主要女性角色，本章选择了两部小说《魔鬼》和《京华烟云》来进行分析。每个人物的家庭、教育和社会背景及她们的个性、态度和决策能力，都将作为观察的对象，且作为基本的数据在下一章中讨论。此外，对情节和背景也进行了讨论以便读者能更好的理解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

第一节 两部作品人物形象的比较

《魔鬼》中的叻差妮人物形象

一、外貌

叻差妮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在曼谷受到良好的大学教育，比一般的女性都要杰出。故事中，她被称作‘Dawk Fa’，暗喻着她是一个出身高贵、情操高尚而又美丽的女人。

二、特点

她自信而又明白事理，能够明辨是非。尽管成长在一个传统的环境里，却能选择正确的道路，摒弃错误的传统观念，例如拒绝像她的姐姐一样呆在家里，过着空虚的生活，只等着嫁给某个人。

而且，她还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她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毕业后在外工作。尽管她的父母和祖母都反对她并且试图阻止她的想法，她还是坚持完成自己的目标。此外，她还坚持做正确的事。例如，她并不认为和仆人的孩子玩是不对的，和下层社会的人比如锦添和赛是可以来往的。此外，她一直都想要独立生活，能自由地选择做想做的事情，比如自己选择婚姻伴侣，尤其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三、家庭背景

叻差妮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家里的成员都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即贵族应该和同一阶层的有钱人来往。她的父亲是个一向以自己的家族和社会地位为荣的贵族。他是旧世界的人，拒绝睁开眼睛看一看新社会。证自己的女儿是在和精英阶层的人交往。还有，他认为女性一旦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外工作，就会产生和传统的社会

框架不同的理念，从此远离高尚和尊严。这种想法通过叻差妮的观点反映出来：

她的父亲认为，由于他的女儿进了大学，和那些同她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一起学习，又交了些没有受过贵族家庭“教育”的女朋友，使她的思想受到一些不应有的影响。至于那些出身低下的年轻小伙子，她父亲就更加厌恶地认为，他们除了不择手段地去骗取出身高贵的女学生的爱情，以便登上贵族的阶梯，达到改变自己的身份的目的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呢！

[1] (p1)

她的母亲和祖母也都是传统的女性，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尤其是她的祖母，固执的坚守传统的价值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劝阻自己的孙女们不要继续读书上学，逼她们做个传统的女人，叻差妮是这样描述她的姐姐的：

叻差妮的祖母反对让她的孙女念到高中毕业，因为她难以忍受这样的耻辱：她听说这个年已及笄的孙女在学校里要穿着短裤，在露天的地方做什么抬腿踢脚，弯腰挺胸的所谓新时代教育的“体操”和“运动”。她的反对曾经对叻差妮的姐姐起过作用。叻差妮的姐姐刚刚初中毕业，就被迫停学了，回到家里屈膝而坐，守候在祖母身旁，白白的浪费掉他她许多年华，一直到有人送来了槟榔盘才从祖母这个牢笼换到另一个牢笼里去。^{[2] (p2)}

她的母亲也是一个传统女性，但比起叻差妮的祖母来，更为理解叻差妮，因为她意识到事情和过去不一样了。她允许叻差妮继续读大学但仍遵从传统的观点，坚持不让叻差妮和其他阶层的人交朋友：

“如果不是贵族出身，那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好人？谁去教养他呢？出身贵族的人才是贵族，出身平民的人无论如何也只能做一个平民。”^{[3] (P.205)}

[1] 社尼·绍瓦蓬：《魔鬼》[M]外国文学 1979.

[2] 同上

[3] 同上

达鲁妮，叻差妮的姐姐，对她的影响很大。达鲁妮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没上过高中待在家里，一切听父母的。照父母的意思嫁给了一个富有的商人。尽管对方不是贵族，但是因为有足够的财富和社会名声，而被她的父母接受。然而，达鲁妮的生活并不幸福，她对丈夫一夫多妻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痛苦：

“我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达鲁妮带着凄怆的声调继续说下去，“在家对父母和长辈要百依百顺，出嫁后，还要听丈夫的摆布。小妹，你也知道我的婚姻并不是出自真正的爱情。父母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从小就习惯了唯命是从。那时我只是傻想，结了婚也好，免得老是被关在这个家里。出了阁，或许能得到一点自由。天知道结了婚却就象是刚从泥坑里拔出了腿，却又掉到河里去一样。”^[1] (P.1)

从以上片段可以看出，达鲁妮的婚姻是失败的。同时，她的生活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教育了叻差妮，使她意识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对财富的追求并不能带来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

四、教育背景

叻差妮比起她的姐姐是幸福的，因为她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在曼谷的一个著名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这使她有机会获得工作，变得有能力照顾自己。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她在“东方”银行得到了一份工作。这又使她有机会学习商业知识，了解一个和自己家庭完全不一样的现代社会。

五、社会背景

尽管民主改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是贵族仍作为特权阶层凌驾于一般民众之上。上节选说明贵族确实是在她的血液里存在着的。事实上，叻差妮也意识到了地位的不同，尤其是她和其他人之间。在家里，她的地位就比仆人的孩子们高

^[1] 社尼·绍瓦蓬：《魔鬼》[M]外国文学 1979.

，她注意到自己总是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有很多的玩具可以玩。在大学里，她比自己的朋友们优越，比如说她最好的朋友锦添。锦添必须工作养活一家人，而她则不必，因为她的家庭有足够的财富来照顾她。但是，在“东方”银行工作室，她的职位也比其他女性的高，例如她的同事春差维就很羡慕她高人一等的条件。

她和赛聊天时，赛把她比作“Dawk Fa’”（天上的花朵）和“Chao Fa”（天上的人），这些都是对来自富裕贵族家庭的上流社会的人的暗语。赛称自己是 Chao Din（地上的人），这个说法暗指一般的工人阶级。

六、态度和决策能力

叻差妮的父母通过社会阶层和财富的多少来判断人的好坏。他们认为贵族就应该和同一阶层、同样地位的有钱人打交道，但叻差妮对于平等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社会平等。例如，当赛把她比作天把自己比作地时，她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种譬喻恐怕太过分了吧。我没有想过我是什么天上的人物，而不过和其他的普通人一样，大家都可以真诚坦率地互相往来，而不要根据什么门庭宅第，荣华富贵。我看一个人的标准是根据他的道德和品行来衡量的。”^[1] (P. 72)

从以上片段可以看出，她认为人不应该被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她有着平等的观念，反对她的父母试图向她植入的观点——只和贵族交往。所以，当她决定交朋友时，她认为自己有自由和不同阶层的人来往。她更强调人的美德而不是财富，贵族家庭或社会地位。

在大学里，叻差妮和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交朋友，比如锦添。锦添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中，这一点让叻差妮的父母很不喜欢。但是，在去了锦添的家里之后，叻差妮感受到那里充满了爱，家庭成员亲密无间，这让她觉得和钱、社会名声相比，这些才是更重要的。

和男性交朋友时，她考虑更多是是对方的性格，而不是家族和社会地位。例

^[1] 社尼·绍瓦蓬：《魔鬼》[M]外国文学 1979.

如，她选择来自贫穷之家的赛而不是来自有钱的贵族家庭受过西方教育的盖熙作为爱人。她不在意赛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可以通过叻差妮的心理活动表现出来：

“我受过教育，我具有懂得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所在的新思想。地位和金钱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我所尊敬的是一个人的好品行，我愿意不愿意和一个人交朋友，主要也是看他有没有好的品行。”^[1] (P.8)

《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人物形象

一、外貌

姚木兰的美，则是人见人爱的完美。木兰姿容秀雅，举止潇洒，眼睛长长的，眼睛是一个心灵的窗户，木兰的眼睛充满神采，两眼迷人。声调婉转娇弱，有一种神仙般的姿态。多情而富有智慧，脸上五官较为瘦削，轮廓线条较为清楚，眉清而目秀，生气充沛。综合体现了“自然之美”。姚木兰不但拥有中国女性典范的美貌，贤德，多才多艺，聪慧非凡，又兼有男子豁达包容的胸襟，勇敢坚韧的风范，令人羡慕，使人折服。

二、特点

姚木兰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木兰的天性中还有着追求理想的独特浪漫。她的生活方式随季节的改变而改变，“在冬季则平静沉稳，春来则慵倦无力，夏天则轻松悠闲，秋来则舒爽轻快。”甚至连她头发和服饰的式样也随之改变，以至最终成为了一个惟妙惟肖的村姑。她喜欢逛庙会、吃小馆儿、逛公园、看电影，游览名胜古迹；与丈夫在凉亭里下棋、手持厚卷躺在藤椅上看小说；还同丈夫到景山以西御河岸边，趁清露未晞之时去闻荷香，收集荷叶上的露水珠儿。这都反映了这个美丽女性的多彩多姿和多情善感。她蕙质兰心，具备中国传统女性

^[1] 社尼·绍瓦蓬：《魔鬼》[M]外国文学 1979.

的美丽端庄，温婉贤淑，理智豁达；她更有新女性的才华横溢，开朗大方，热情浪漫。最拥有完美的人生。姚木兰就是任性，自由开放，追求快乐的人生观。她热爱自然，不顾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约束，常常出去游山玩水，游园赏花，弄得守旧的公婆不高兴；丈夫称她为妙想家，就因她常常有奇思妙想，而且想到就做，使循规蹈矩的人感到不可捉摸；她虽然遵照母亲的意见，嫁给曾孙亚，但心里却热爱着才气横溢的孔立夫，而且常在行动中表露出来，毫无顾忌；她一直想搬家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居住，过乡下人的生活，后来如愿以偿，她就果真穿起农妇衣衫，亲自操持家务，乐在其中，直到发现丈夫因她不再打扮而心思他迁，去追求年轻美貌的姑娘，而只好放弃农妇生活。

三、家庭背景

《京华烟云》中的女主人公姚木兰生于晚清时期的富商家庭，那仍旧是个男权至上的半封建社会，她自小跟父亲学唱戏，逛庙会，求古董。她的父亲姚思安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他潜心研读道家书籍，收集古玩，修心养性；他乐于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如一个悠然自得的哲人；他不让女儿缠足，让她们进新式的学校学习最先进的知识。木兰接受了父亲中到处世，顺应天命的道家思想，她开心相信命运，相信天数，相信万物有道。而木兰的母亲，可以说是典型的旧式女人，因此木兰从小和妹妹一起接受了针对女子三从四德传统儒家的教育，“她们必须有女人主要的美德：如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以及育婴，烹饪，剪裁缝纫等。木兰从小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成长，就自然而然的拥有了传统女人所必有的美德

四、教育背景

自幼受秉信道家哲学思想父亲姚思安的影响以及因木兰的父亲思想开明，让木兰接受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进入当时政府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求学，接受了新思想，变得才华横溢，聪颖过人，聪明豁达。另外，母亲又交给了她世俗的智慧。嫁入曾家，她又在公公那里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五、社会背景

在半封建殖民的旧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生产力如此低下，妇女要冲破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的根深蒂固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是不易。在那个时代不论是劳动妇女还是新知识女性，都知道掌握经济权之重要。木兰不是女权主义斗士，不具备什么叛逆性格。虽然她接受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思想，知识教育，但相夫教子经营家庭仍是她理想幸福的追求，她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

六、态度和决色能力

姚思安是道家文化的忠实笃信者和实践者，姚木兰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她既为道家女，又为儒家媳，儒道两家文化的精华在她身上得到了融合互补。得以吸取儒道两种文化的精华，加上两方的影响，姚木兰都是成功的。作为道家女儿，她深得姚家上下的喜爱，作为儒家的媳妇，她将曾家的一切事物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在她的身上实现了交替。因姚木兰常说一句话：“人的命运不是在于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在于选择了之后，如何去面对和走这条路。”所以姚木兰这个人物很有个性，阴柔中有阳刚之气，动静兼宜，又绝不失大家和淑女的风范。同时，姚木兰又是在中西方两种思想的冲击下成长着的新女性。生在道家，嫁在儒家的她曾经到天津上过新学，也从立夫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姚木兰的身上不仅儒家和道家思想并存互补，而且新思想和旧传统俱存，实现了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在爱情和婚姻上，一方面她奉“天意”嫁给

了荪亚，并在婚后努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维系着婚姻的幸福与美好。另一方面，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为立夫留着一个位置，这是一种深邃暗涌的爱。当孔立夫身陷牢狱之灾，她能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抱着牺牲一切的想法去为立夫求情。这既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牺牲，又有现代文化对于爱情的我行我素和果敢。而在思想意识上，尽管在“三·一八”惨案中痛失爱女阿满，可她并没有丝毫的政治意识，只是单纯地从母爱的角度倾泻自己的痛苦，但在后来的流亡途中，她已经能为家仇国耻而愤恨。这种东方传统家庭至上的伦理观念与现代文化的爱情至上、个人的失女之恨与民族的爱国之情在姚木兰身上实现了并存和交融。

为了接受新思想，为了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她毅然前往天津女校读书，这件事，按当时说就是惊世骇俗之举，已经反映了她的勇气和睿智的话，那么她后来敢于面对军阀和日本人的凶蛮，支持女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儿子投身前线，就更彰显了她的民族气节和大爱之情。尤其最后一章，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一个日本兵欲侮辱女儿阿眉的关键时刻，她毫不畏惧的冲上去，“冲到日本兵身上，用嘴咬抱着女儿的日本兵的胳膊”，把中国女性大义凛然、不畏牺牲的豪情尽情地表现出来。

两位女主人公的比照

以前，研究者对两部作品女主人公的比照感兴趣，叻差妮《魔鬼》和姚木兰《京华烟云》的相似点是她们都是完美的女人。她们都是长得漂亮的女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都收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个性聪明伶俐，能够明辨是非；有自信，开放。不同点是叻差妮出生于贵族家庭；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而姚木兰生于晚清时期的富商家庭。叻差妮的性格非常有自信，她相信自己的命自己决定可是姚木兰不仅信“天意”，特别是爱情和婚姻的事，而且新思想和旧传统俱存，实现了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姚木兰比叻差妮忍耐得多，因为姚木兰的思想是受到道家和儒家的思想。

第二节 两部作品主题思想的比较

一、《魔鬼》中的主题思想

十九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泰国的侵略与渗透，这种形势反促进了泰国王朝当政者的醒悟。拉玛五世继位后，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革。他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出版泰文和外文报刊，自己也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泰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期的泰国文学，较前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拉玛五世时期(1853-1910)，文学作品的体裁和题材日趋多样化，散文作品大量增加。拉玛五世自己就热心于创作，著有《十二个月的皇家典礼》、《思乡》和“立律”诗《昏睡者的觉醒》(据《一千零一夜》片断改写)等。丹隆亲王是位历史学家，除编写泰国历史外，他还写了许多诗歌、散文和游记，如《那坤瓦游记》、《史话》、《汕颂德》等；巴攀亲王是个戏剧家，创作了剧本《帕罗》，并改编了西方名剧《蝴蝶夫人》。

拉玛六世时期(1910-1925)，赴欧洲留学的泰国学生带回了许多新思想。这一时期，译介西方与东方名著成为一时风尚。麦婉翻译的马丽·诃乐利的小说《仇恨》，是泰国现代第一部著名译著。留学英国的拉玛六世，也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罗米欧与朱丽叶》。他的《披耶叻差汪讷》实际是《奥赛罗》的改写本，而《銮詹年旅行记》是根据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写的。此外，拉玛六世还创作了诗歌、戏剧和散文。他的长诗有《帕暖赋》、《玛他纳帕他》；话剧有《战士的心》、《帕銮》、《海洋的婚礼》(根据希腊古典剧改写)和《牺牲》等。这个时期以翻译和改写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还有披耶阿努曼叻差吞和帕沙拉巴色。他们曾用沙天歌色和那卡巴缇的笔名合作翻译、改写了《干玛匿》、《十个大臣的故事》、《孟克里的故事》等。他们的文笔优美、酣畅，颇受读者的欢迎。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使泰国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2年6月24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震撼了泰国的旧体制，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了，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民主党提出了要求平等的口号，体现了时代要求，这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

从“六·二四”政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二十年的泰国文学，就思想内容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西巫拉帕的小说为代表的进步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后来逐渐发展为要求国家民族以至劳动人民的解放，并明确地提出文艺要为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服务的问题。西巫拉帕就说过：“认为小说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作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写出对社会有益的作品”。西巫拉帕的作品《罪孽》、《一幅画的后面》、《生命所需要的东西》等，就反映了这一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西巫拉帕的小说《生活的战争》(1932)，表现了对被压迫的穷苦人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尖锐批判，是当时泰国文坛的一枝独秀，它给泰国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道路。第二种类型是宣扬人道主义作品。这些作品对政界的争权夺利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甚感不满，进行揭露和鞭挞，而对受苦受难的人民深表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但是，作品表现主人公的反抗都是个人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这一类型的作品有：社尼·骚瓦蓬的早期作品《失败者的胜利》(1943年)，蒙叻差翁尼蜜蒙坤·那瓦叻的《幻境》(1939)，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集《这一辈子》，西拉·沙塔巴纳瓦的《天上没有回答》、《这块土地属于谁》，依沙拉·阿曼达恭的《慈善家——罪人》(1943)、《毁灭的大地》、《黑暗时代》等。

第三种类型是反映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间新旧思想的矛盾与对抗的作品。这类作品为数最多，对封建礼教、贵族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都有所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小市民的爱与恨，小康家庭的苦与乐。有的通过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现实矛盾。但作者还往往流露出对上流社会的依恋之情。这类作品有西巫拉帕早期作品《男子汉》，阿戛·丹庚亲王的《人生的戏剧》(1929)、《黄种人和白种人》(1930)、《幻灭》，克利·巴莫的《四朝代》(1953)、伊沙拉·阿曼达《瓦俞博折翼记》，西拉·沙塔巴纳瓦的《必须偿还的债》，高·素朗卡娘的《妓女》，多迈索的《第一个错误》以及麦阿依的《我们的土地》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泰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除西巫拉帕外还有一批重要作家。社尼·绍瓦蓬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同时是个职业外交家。他的代表作《魔鬼》（1957）是当代泰国文坛最有名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在展示太平洋战争期间泰国人民自发抗击日本侵略军这一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反映了泰国农村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还着重描写了出身贫苦的知识分子和出身豪门闺秀的女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具有典型意义。小说受到泰国评论界的好评，威他耶功·昌恭在《没有社尼·绍瓦蓬的消息》一文中评论说：“对于一个在其文学遗产中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甜言蜜语的小国来说，《魔鬼》不失为一部居著。时至今日，这部著作仍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包括进步的新生代，因为至今还没有那一位作家能创作出比《魔鬼》更伟大的作品。”第一次见面，赛·西玛就给叻差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不是愉快的记忆，因赛·西玛没有客套，寡言少语，而且他还宣言不讳地声称，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自己不是那种向漂亮的女人献殷勤的男人。叻差妮很生气，他认为赛是没有礼貌的人，但同时她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坦率而真诚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的却是明显的。叻差妮出身于一个世代贵族之家，生活阔绰，但闷闷不乐也是与生俱来的，她处处受限制，随时有障碍。她上中学已经很难，上大学家里更没有一个人表示赞同，这种冷淡态度，几乎多次使她失去读到毕业的勇气。毕业前夕，许多同学都在谈论未来的工作和计划，而她的心里却是一片茫然。对于能否冲出家庭参加工作，她一直是忧心忡忡的。而她能在东方银行找到一个职位，一半是靠自己的聪明和勇气，一半却是父亲的恩典。而赛·西玛却是来自穷乡僻壤的一个农家子弟。他是在寺庙里受的启蒙教育，是僧饭把他养的。他能上完大学当了律师，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而后来在海滨避暑地的相见，使赛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看法，叻差妮虽然不相信他说的。阔别了10年的师父玛哈庄来找赛，请赛帮助他打一场债务官司。玛哈庄对赛是有恩的，是他教会了赛读书写字，又是他把赛带到了曼谷，使赛上了中学。玛哈庄本是个在家乡小有名气的和尚，在佛学上学有所成，家乡的老百姓对他都抱有希望。但是自从认识了颇有点产业的30岁的寡妇玛莉夫人，他却中龙凡尘，和玛莉夫人结了婚，夫人放高利贷，丈夫成了经纪人，家乡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不断的落入他们之手。玛哈庄手中的证据一应俱全，打赢这场官

司不成问题，这对于一个以诉讼讨生活的律师说来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但对赛说来却是一个难题，如果塞帮助自己的师父，他对不起家乡的父老，如果不帮忙，又会落得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绝了师父的情。赛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只好采用拖的办法，为此他专门还回家乡一趟，以便寻找一个两全的办法。家乡的山河依旧，面貌未改，乡亲们热情的欢迎他，使他倍感亲切。然而提到玛哈庄要办的案子，亲朋们都沉默了。这里生活着对命运不屈服的人们，他们曾经和来犯的日本侵略看作过殊死的斗争，然而现在却被疾病，压迫和高利贷折磨着。地主，豪强强取豪夺农民的土地，可没人能帮助他们。他们去打官司，输了不用说，土地要归人家，即使打赢了，土地也变成了诉讼费，这一切不能不使赛深思。这次故乡之行使赛下了决心，他不能为玛哈庄办这个案子，因为这样做等于在告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他当然明白，自己不办这个案子，别人也会办，但他自己不会办这种事。叻差妮在和赛的接触中，发现了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发现了她身上有常人难得的内光品质，赛辞去兼任的有着丰厚待遇的东方银行常务律师的职务就是又一列正。起因是银行对一笔债务的处理问题。一个债务人因为无力偿还拖欠银行的债务而把土地做了抵押，银行出卖了这块土地，但买主坚持要把这块土地上的穷人住户赶出去，银行同意了，并以此换得了高价。赛觉得这样只会使穷人流离失所，银行没有听从赛的意见。他只好以辞职抗议。他的这一作法，得到了叻差妮的理解，选同和敬佩。他们的友谊与日具增。一天，叻差妮邀赛在自己家里做客，她的父亲以门第取人，用查户口式的口吻盘问赛，并且嘲笑了律师的职业，赛则反唇相讥，奚落了贵族和他们的头街，气氛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叻差妮胆战心惊地坐在一旁，生怕父亲发作。饭后母亲又告诫她，交朋友要选择门第。叻差妮想起二姐在婚姻上的不幸，想起父亲为她安排好的“意中人”阔留学生，决心维护自己的权利。叻差妮和赛的亲密友谊和赛的采访使叻差妮的家庭深感不安。他们决心驱逐这个“魔鬼”，但两个年轻人已经心心相印，很难诉散了。赛的哥哥从乡下来找赛，后面还跟了四五个乡下人，他们的土地被豪强所占，请赛帮助打官司。赛觉得律师的职责就是维护公道，不过法律的公道还不完全等于社会的公道。他为这个案子奔走，险些遭到暗杀。他不但要同阴谋和谣言斗，还要消除乡亲们的误解。为农民打的官司已经提交法庭，只等判决了。地主的代理

律师送来了贿赂，同案的律师先拿了人家的钱，而赛却断然的拒绝了他们。赛在地主豪强的眼中是个魔鬼，在家里摆了一桌鸿门宴，请赛出席。赛对这个宴会的意图已有某种预感，但他别无选择，毅然赴会。赛会前宾客们就冷落和嘲讽他，席间叻差妮的父亲更奚落他是一个想挤进凤凰堆里的乌鸦，赛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为命运不让我出身于贵族而感到伤心！”他嘲笑贵族是进了博物馆的东西，指出时代造就了旧时代的魔鬼，“今天晚上，你们企图在你们这些上层社会人物面前毁灭这个魔鬼，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穿的时代的护甲，此啊克里斯或西佛利德还要坚强，你们也许暂时可以换就某些事物，但是你们不可能永远保留一切旧的东西！”赛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宴会不欢而散。赛想到叻差妮，心头不免为之一震，他想自己和他关系到此结束了，然而当他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叻差妮却在门口等着他，她依偎在他的身旁，说道：“自从我认识你以后，我早就想过，总有那么一天，我会背叛我的家庭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二、《京华烟云》中的主题思想

《京华烟云》是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用英语写的长篇小说，描绘和反映了中国自189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期间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评价此书说：“‘浮生若梦’是此书的主旨”。此书明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引用了不少《庄子》里的篇章，全书的主要任务姚家父女是典型的道家信徒。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释道三家思想，在道家思想之外，儒家思想在书中也占了很大份量，佛家也有所提及。三家思想，尤其是儒道两家思想在书中交互出现，支配着人物的命运发展和决定着人物的人生态度。同时，书中对三家思想表现出非常矛盾的一面，既痛恨之又难以割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和西洋文化的引入之间存在的矛盾。《京华烟云》本意也是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女性，从而模仿《红楼梦》的写法及艺术构思，但研究者总觉得非常明显的，作者是借书中人物姚思安之言行举止来阐述一种道家清净无为、顺其自然的思想（书中三卷中每一卷的卷首语都引《庄子》中的话作为主旨性的概括，很多篇章也借其之口阐道家思想），

虽然比起《红楼梦》来本书的情节及人物的言行似有点矫揉造作，但总的来说全书借姚、曾、牛家的兴衰来展示的旧时代大家庭的悲欢离合，仍然显得真实而可信。但是，男女情事、家道兴衰、历史演变，这应当只是浮于书中的表面之上的东西吧，而深层的东西我觉得应当是作者让人思考的即《庄子》一书中告诉人们的大道。《红楼梦》中也有神秘的思想吧，可曹雪芹似乎更倾向于佛家的因果思想，这和《京华烟云》中鼓吹的道家一切顺其自然又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林老先生似乎又在借该书劝告人们去读、去体味咀嚼《庄子》这本博大精深的道家巨著了。作为本书主人公之一的姚思安，家财万贯，少年时候花天酒地，无所不为，后来痛改前非，回头是岸，并且看穿了一切生意事业，潜心钻研老庄哲学。在兵荒马乱之中仍然从容不迫，处变不惊，对家里的事情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在逃难前埋葬珍贵文物时候和他女儿的对话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姚思安的人生态度。“要知道，物各有主。在过去三千年里，那些周朝的铜器有过几百个主人了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拿现在说，我是主人。一百年之后，又轮到谁是主人呢？”而木兰，也在父亲的话中顿悟——“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儿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性，才能持盈保泰。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这种淡然超脱的态度一直影响着主人公的心态和人生发展历程。而在事实上，姚思安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超脱世外，不问世俗。他关怀社会，慈悲为怀，在离家逃难的时候还让仆人保证门前茶缸里一直有水以解路人之急；对于国家，他关心国事，捐款给南洋的革命党，教导后辈爱国卫国，并促成素云的迷途知返改过自新；云游十年，为求自我解脱，但最后还是回到家中。从这些行为上看，姚思安又变现出强烈的儒家“入世”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姚木兰，作为道家信徒姚思安的女儿，她最受宠爱，思想行为上也处处留有父亲的烙印，但是也受到母亲和曾家的影响，儒道两家思想在她身上达到了完美统一，以“道家女儿儒家媳”形容她最为恰当。同时，她还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她的身上无疑地具有了最深刻的时代烙印。从道家思想上看，木兰喜爱自然，崇尚山林生活，渴望过着简单的生活，后来在杭州终于成为一个布衣蔬食的农村妇人，她并没有表现出痛苦反而怡然自得；在泰

山上、女儿死后等人生路程上，她获得智慧的顿悟，从天地大道中求得心灵的平静。从儒家思想上看，她首先是个标准的旧式媳妇，谙通世故，节俭，勤劳，端庄知礼，温顺，知书达理，会烹饪，精刺绣，处事干练，是曾家上下公认的好媳妇，中国的传统妇德在她身上显露无遗。从西洋文化上看，她又表现出对反人性的礼俗制度的反叛和矛盾。她不裹脚，但是羡慕裹脚的素云的袅袅婷婷，并对此称赞不已；与下人平等相待，渗透着人人平等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封建等级观念的反叛。三方思想在木兰身上虽然得到完美的统一，使木兰能够在世俗生活中悠然自得生活，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矛盾的一面。首先，木兰受到新式教育，却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媳妇，“言，容，德，工”传统的四德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但同时，她又会吹口哨、唱京戏等为所谓正统儒家认为伶人才学的东西，又不顾公公阻挠去看电影。次之，作为道家女儿，她本应该是超脱世外的，然而面对世俗的种种，如孩子的出生，哥哥的暴卒，女儿的身亡，立夫的被捕等事情时，她依然流露出太多的牵挂和激烈的情绪，显然，这是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相悖的。再者，木兰崇尚恋爱自由，受到西方自由思想和开放精神的教育，但是在婚姻问题上，她还是遵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儒、道思想以及西方的开放自由平等精神在木兰身上交织出现。而书中悲剧色彩最浓的曼娘，也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媳妇。她天生丽质，遵守旧道德，在曾家提出成婚冲喜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并舍身侍佛为平亚求福。婚后没有几天，平亚暴卒，她深居简出，克制约束自己，守寡几十年。忠贞贤良的传统观念扼杀了曼娘的人性，也造就了曼娘的悲剧。日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曼娘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自己冰清玉洁的身子，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了污秽。笔者认为，在这后面应该是有一种潜在的暗示——谨守旧道德旧秩序在当时甚至现在的时代是难免遭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强奸”摧残的。而完全抛弃这些又不免使中华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自己的方向。所以，最后的矛盾应该归结到林语堂本身。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兼而有之，又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晚年定居国外，用英文写作，介绍中国思想给国外。在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他又坚守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阵。虽然一些坚守是明显错误的，但是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中西结合的思想不可忽视。显然，对中西双方的思想分别加以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最终的

出路。

第三节 两部作品艺术手法的比较

《魔鬼》作者不愧是经验丰富的文坛高手。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是文笔流畅，朴实无华，既没有故弄玄虚的离奇情节，也没有卖弄噱头的刻意渲染，真实，自然，毫无斧凿之痕。作者写作态度严肃。全书虽然用相当篇幅描写了乃赛和叻差妮的真挚爱情，但既没有津津乐道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没有为吊胃口而添加打情骂俏，而不是写低级的色情以迎合一些人的口味。在资本主义世界武侠，色情小说似洪水泛滥，盲目摹仿美国和西欧时髦小说，作品成风的当代，作者能抵住这股浊流，不失泰国文学的民族传统，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恰到好处的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这样，对有些人物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塑造的栩栩如生。小说在刻画了乃赛这样的向封建势力勇敢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同时，还描写了乃撒那样的灵魂肮脏者，以及吉丁那样的洁身自好者。在描写乐差妮这个封建家庭的勇敢叛逆者的同时，还写了达鲁妮那样的封建势力的牺牲品和盖熙那样的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小说还采取了情景对比的手法，当乃赛在叻差妮家看到满桌美味珍肴以及胸满肠肥的遗老。油头粉面的遗少，胖得发愁的贵妇人时，“他眼前摇曳着的这些人影，顿时就变成了一个个肤色黝黑的脸孔，变成龟裂的土地，被夏日的骄阳烤得快要发焦的和野芦苇草丛。室内腾腾缭绕着的上等香烟的烟雾，变成了砖米厂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背上驮着米袋的苦力成群走过，就象一行望不到头的街着食物的蚁队一样。”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幅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速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从《京华烟云》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来看，《京华烟云》以艺术形象来向外国人全面地描述中国的历史文化。林语堂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国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林语堂的初衷是把《京华烟云》当做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一扇大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异域读者从

这扇大门里了解进而熟悉中国社会。小说如同一位无声的导游,引导外国读者跟随作者一起观赏各种景致,同中国人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

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评价《京华烟云》时说:“此书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得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这里所说的“哲学意义”,不应仅笼统地概述为“道家哲学”^{[1] (p.45)}而几乎可以看做是人物心灵成长和完善的历程。这也是《京华烟云》的精妙所在:它所讲的文化,是灌注着生命灵性的文化。

《京华烟云》叙述特点上明显借鉴了《红楼梦》。因为作者设定的阅读对象是“洋人”,所以小说中许多对于中国人来讲,不必详细说明的内容,作者也予以详细地说明和讲解。比如,姚木兰的婚礼,写出了木兰丰富的陪嫁,各种珠宝玉器的名称、数量均有详细的记载。与此相对应的是,《红楼梦》中对秦可卿葬礼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古代王公贵族极为奢侈的排场,从而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木兰的婚礼也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富有家庭婚嫁的场面,从而满足了他们对那个时期中国一个富贵人家婚礼排场的好奇心。

《京华烟云》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从文中的人物反映出来,如林语堂赋予了主人公姚木兰“中西方合璧”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姚木兰,不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理想组合,而且也是中西文化思想的辩证统一,在她身上体现了作家中西融合的女性观。作家让木兰在婚恋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难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她顺从地接受了父母之命,并力图进入贤妻良母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在心目中深藏着自己所爱的人孔立夫,甘愿任何时候为爱情赴汤蹈火。书中既显出她的理性及与世俗的融洽一面,又流露了她的任性与坦荡,小说将姚木兰性情中的矛盾调和成一个统一体,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无形中流露出作者特有的文化价值观。

根据前面的结果认此来探索女性角色转变及其影响原因。我们主要从家庭、教育、经济、和社会角色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研究出两位人物之间的异同点最终揭示社会现实。

^[1] 施建伟. 林语堂研究论集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